

風聲鶴唳

林語堂《京華烟云》續篇
《紐約時報》譽為中國的《飄》

A leaf in the storm



林語堂

著

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林語堂 著

張振玉 譯

風聲鶴唳

A leaf in the storm



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声鹤唳/林语堂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5613-3284-X

I. 风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0720 号

图书代号:SK5N1240

风声鹤唳

著 者:林语堂

译 者:张振玉

责任编辑:周 宏

特约编辑:李黎明

封面设计:木头羊工作室

版式设计:李 洁

出版发行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710062)

印 刷: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260 千

印 张:22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13-3284-X/I·386

定 价:24.80 元



林语堂



嘴里含着烟斗，双手插在裤袋内，博雅悠哉地走出东北城郊的“亲王园”，准备去陪好朋友老彭吃晚饭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。沿途是相当荒凉的地区，必须穿越几片荒地。

北平的十月天，通常都是干爽宜人的好气候，晚风略显寒意，和战争爆发之前并没两样。秋天的太阳把泥土晒成干灰色。现在是黄昏时分，石青色的墙壁与屋上的瓦片在微柔的光线下，和潋秃的地面融合为一体，迅速笼罩的夜色将远方的棱线吞蚀得更模糊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几盏街灯尚未启亮，几只乌鸦在附近树枝呱呱嘎叫打破沉静，如果仔细倾听，可以听到一座将入梦的城市发出微弱、幽远、嘘息且和谐的声音。

博雅在暮色里走了四分之一里，只遇到两三位返家的穷人，他们头垂得很低，和他一样默默地走着，手里提着油壶和荷叶包的晚餐。一位穿着黑色制服，面带倦容的警察站在街角，友善地和他说话。死寂的气氛很恐怖，就像和平一样；而和平与死亡气息却又如此相似。但是他却喜欢选这个时候出来散步，享受凉爽



风

鹤唳

刺人的夜风及城市生活的奥秘逐渐在他身边围绕、加深的乐趣。

一直走到南小街，他才看到了生命的迹象。街灯长排开着，专为穷人而摆设的小吃摊上的油灯，正在黑夜中闪闪发光。这是一条又长且窄，没有铺设柏油的小巷子，仅仅十到十二尺宽，南北向，与哈德门街平行。老彭的家就在这条小巷子附近，距离东四牌楼不远，在更南面的住宅街，目前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占用了。沿路有多辆黄包车慢慢走着，部分熄了灯靠在路边歇息。为了省油，车夫只有等客人雇车后，才肯点起油灯。

往左转，他到了老彭家，巷道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难以通过，四周好暗，到达时他差一点撞到了门阶。

他在大门的铁环上敲了敲，随即听到里面有咳嗽声，他知道是老彭的老佣人。

“谁啊？”老佣人喊道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是姚少爷？”

“嗯。”

又是一串剧烈的咳嗽声，门锁慢慢拉开了。

“老爷在吗？”博雅问。

“他今天早上出去了，还没回呢。进来吧，秋天的夜真是冷。他会回来吃晚饭。”

博雅穿过庭院，跨入客厅。简单的家具，显得屋内相当空旷。一张廉价的漆木方桌，几张铺上深蓝布垫的竹椅，以及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扶手椅，一看就知道是花几十块钱到回教市集上买来的二手货。每次博雅一坐上去，弹簧就咔叽地响，陷向一边。布套上有几个香烟熏烫的烟孔，每当他一调换坐姿，就能感觉到里面的钢丝动来动去。每次老彭需要轻松一下，就坐这张椅子。几个湘妃竹制成的书架排列在北面墙边，上面杂乱地堆满了书籍、杂志和唱片。书本种类均属特殊，由家禽、养蜂到佛教书刊皆备。

博雅曾注意到一本翻旧了的《楞严》佛经，知道老彭是禅宗佛教徒，但是却奇怪何以彼此间从未讨论过佛教。屋子角落有一架漆了鲜红色漆的唱盘，与其他的家具显得十分不称。

木桌上摆了两副碗筷、小茶杯、白铁酒壶和几个三寸长的盘子，上面装有酱菜和生姜，但是饭菜尚未上桌。博雅知道老友等他吃饭，有多少个夜晚，就在这张饭桌上，两人用这些茶杯对酌，谈论战争和政治，直到喝过头了，彼此就相对饮泣。然后他们闭口不发一言，继续喝酒。愈喝泪水愈多，两个人甚至互坐对视半个小时而不说一句话，他们尽情挥泪，倾听对方的呼吸声。据说人在忧愁时喝酒流泪是有好处的，他们正需要这样，也喜欢这样，尤其当二十九军撤走，北平沦陷的头一个礼拜，他们更常如此。古人称这种方式的喝酒为“愁饮”，但是博雅和老彭应再加个“对”字，称之“对愁饮”。隔天，其中一人会向对方说：“我们昨夜的对愁饮’不是不错吗？你很忧愁，我一看你的脸，便忍不住落泪。事后我觉得好多了，睡了个好觉。”最近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了，但是只要一块吃饭，仍小喝几杯。

老佣人端壶热茶进来，倒了一杯说：“老爷快回来了。”

博雅坐在咔叽响的扶手椅上，拿起上面放的报纸，准备看报。但不久这份报纸就从手中滑落到地面。他坐着默想着一件奇妙的事情，这件事对他而言较报上的战争消息来得更重要。自从几年前认识老彭后，这个人就深深吸引住他。他难相信如此空旷的屋子内住着一位如此无名的伟人，这是他所认识的唯一快乐的人，既无妻子也没小孩。过去博雅从未结交过这样的朋友，一个了解自我，孔老夫子所谓“无忧无惧”的君子人。

北平人并不认识老彭，他没特殊事迹，他的对外活动一再失败。过度的热忱结果往往是幻灭，并耗掉了他一半财产。十多年以前，他就想到在北平种蕃茄。因为当时没有第二者会想到这念头，他确定这是赚钱的好主意。理由既简单又清晰，北平——当



风

鹤唳

时还叫北京——出产甜柿子，蕃茄别名“西红柿”，因此北京应该长得甜蕃茄来。他忽略了柿子长在大树上，蕃茄却长在小树上。北京不长蕃茄，起码在他的土地上就长不出，于是蕃茄园教他赔了好几千块。他的下一个投资是进口来亨鸡，用鱼肝油当饲料，但是所生产的鸡蛋太贵了，无法和一块钱五十枚的土产鸡蛋竞争，土产鸡蛋在夏季甚至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个，他毫无运销成本的观念。接着而来的空中楼阁是养蜂酿蜜，又是北京人民未想过的念头。在一连串的冒险失败后他学聪明了，将所剩余的钱财全部存入银行，再也不受失望打击，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。博雅叫老彭或彭老，老朋友们常如此互称。

老彭的太太在十年前，老彭三十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老彭曾自告奋勇地教她学校用的三十九个注音符号，结果却徒劳无功。他的英雄气概十足，买回学校用的图表挂在墙上，又亲自在符号边加注图说，他太太也极英雄式地奋力学习那三十九个符号，却始终无法学会。拼音不仅需要想象力，并且需要一点抽象的思考力。她虽学过了符号的发音，然而老拼不出字音来。ㄇㄌㄣ三个注音符号凑在一块硬是没法念成“鸣”音，一点法子都没有。看到老彭艰辛地教他忠实旧式社会的胖太太，真令人同情，看到过学龄的她还拼命学ㄣㄣㄣ，更教人感动。

“ㄇㄌㄣ拼起来是什么？”他太太老是问道。

“ㄇㄌㄣ上鸣。”他几乎学了五十遍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如此所以ㄇㄌㄣ就念‘鸣’。”

“这是什么外国玩意？我搞不懂。我喜欢孔子的汉字。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你一学就会了。”

“不过ㄣㄌㄣ拼起来就是‘天’。”

“别把我给搞混了，我不学了。”

“你一定得学，这就是教育。”

“就把我也当做你的失败之一吧，我的好人儿。我就从未反对过你经营蕃茄园和养鸡场什么的。现在让我停吧。”因此他只好放弃了。不过，他说和不识字的太太上课很有趣。他太太过世后，他慎重地埋葬，从未有过再娶的念头。

此后他曾尝试改善符号写法，使之连乡下人都易懂，但他又失败了。

由于外头活动均归失败，北平人都不认识他。他有一些政治圈内的朋友，也认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生，他和广西柳州的白将军私交很好，都是广西同乡。但是他从未想过投身政坛，这是他的聪明之处。若非现在发生这场战争，他将会默默无闻死去，可能也不会写下这个故事了。

已经七点了老彭还没回来。博雅极需和老彭谈谈，有时都快耐不住了。自从北平沦陷，他的亲人南迁，博雅已经无人可谈了。他通常白天待在室内，感觉像个俘虏留在自己的花园住宅中，只有到晚上他才冒险溜出门，来看老彭。在他的朋友面前，他感到可以尽情畅谈并被了解，能够提出问题并得到肯定答案。由于他的寂寞加深了他们的友谊，他极盼与老彭交换意见，听他的意见，并得到忠告。

很多人都认为博雅是个纨绔子弟，一个典型的富家少爷，整日混迹脂粉群中，他知道这是他所作所为的应得结果。他想起今天下午和梅玲会面的情景，这几天他已觉得爱上她了，不晓得老彭对梅玲看法如何。他俩生活大不相同，他年轻高大，称得上英俊潇洒，自幼成长于豪华气派的大富家庭中，对艺术、文学、生活情趣都有讲究的鉴赏力；老彭则是一个苦行者，外表邋遢又不重物质享受，一个四十五岁的独身主义者，生活避开所有女人，然而他却察觉在老友身上有个伟大而慷慨的灵魂，心智有些不切实际，心灵却和孩子般温柔。博雅的禀赋与修养极佳，善于交际，对于女人了解广泛，自他祖父姚老先生处承袭了些许神秘气息。这

使他和老彭相类似，让他能够立刻了解并欣赏老友禀赋上所不同的特质。老彭差一点就能改变他嘲讽人生的态度，这是他如此才智和环境的年轻人所难免的发展倾向。

有一次老彭招来附近四五个学生，其中还有几个是学徒，在他自己的家里免费教课，结果为他带来数不清的麻烦。他再一次试图教授注音符号，但是一些店主抱怨说，他们的学徒从此逃避早起干活了，另有部分人发现他们学的不是孔子的正规汉字，他们一个接一个退出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二十三岁的笨青年留下。博雅看他每晚坐在那儿，用功苦读，老彭则以无比的耐心试图在他闭塞的心智中注入慧光。因为现在他是唯一的学生，又要求教导一千个汉字，老彭担负这件繁重工作努力地教导，他知道即使运气好些也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教完。小伙子坐在那儿学习写字，握着的笔似有百斤重，在灯光下额头不停淌汗。“何用之有？”博雅问道，“浪费每晚最宝贵的时光给一个什么都学不来的笨脑袋？就算多了一个这种人会读会写，对整个社会又有何益呢？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你看不出其中的意义，我却看得出。”老彭回答说。“你看不出这个人的心灵变化。这是一个正在奋斗的心灵。何以他的生命就较你我来得没有价值呢？你能说出其中差异吗？他很笨，他卑微，前两天我失去耐心问他是否仍想学完。他简直吓坏了，求我不要中辍他，我看他眼中的泪光。他说他无法花钱上学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‘怎么回事？’我问他。他原原本本告诉我，他爱上一位邻居的女儿，除非他学会读和写，否则别想娶她。你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意义？如果借着我的努力帮他娶到这个女孩子，对他的未来又有什么影响？你们有钱人家有时花上千元、万元去娶个女孩子，何以见得这件事情对他而言价值会略逊于我们任何人呢？你能告诉我其中有何不同吗？有些人甚至情愿为爱自杀呢！”

“你认为你一中断课程他就会自杀？”



“或许不会。但可能改变他一生——那个女孩也许不会嫁给他。”

就这样老彭继续教了他六个月，从冬天到春天，只为了使这位诚实的笨小子能娶到老彭素未谋面的女孩。冬天的几个月里，老彭买了顶帽子作礼物送他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顶。在结婚当天，老彭穿上最好的长袍参加婚礼，以“老师”身份被介绍给新娘，新娘谢谢他。老彭那时发现她轮廓虽好，却是个麻子。他有些失望，但是对自己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嘛？麻子通常都很精明。这还是个有野心的女孩子呢。”女孩子有几百块钱，这就是何故她还能自己选丈夫的原因，婚后她开了间店给他。笨小子结婚那天戴着这顶帽子，此后只有重要场合才戴，也不再买第二顶帽子，以感念老师的恩德。老彭获得小两口终身的感激与忠心，觉得他六个月连夜的辛劳都有了代价。

没啥事可做，博雅眼光落在书架上的《楞严经》上。对老彭性格上存有的神秘感促使他翻开书，瞧瞧佛教对老友的性格究竟有何影响。他很快地翻着书，发现里面全是有关生、死、忧患和对错误认知的感觉等。但是一大堆的梵文姓氏和术语使他没有办法读下去，如同在阅读一份密码电报，或是一个中国人在看一份日本报纸一样。当他正要合上书本，放回原位时。突然看到第一部分的“淫女”字样，他稍看了一会儿，那是一段故事叙述文字，很容易读。他顺着书页读下去，书中提到一群会集在佛祖面前悟道的圣者。佛祖心爱的门徒阿难陀，那位聪明的年轻人一直仍未出现，但是已在城市中四处行乞：

阿难因乞食次，经历淫室，遭大幻术，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文天咒，摄入淫席，姪躬抚摩，将毁戒体，如来知彼姪术所加……坐宣神咒，敕文殊师利将咒往获，恶咒消灭，提奖阿难及摩登姪女，归来佛所。

他将书放回原位。日后每当想起这个故事，就感觉老彭是文

殊师菩萨。

陷入沉思中，博雅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。老彭回来的时候已将近八点了。

“抱歉我回来迟了。”老彭道。焦虑的高音调，带点女性化，和他的高度、尺寸颇不调和。他的声音平常很低，但是激动时，和孩童般尖锐，显得很紧张，有些句子说起来由高音起，而由低音结束；有时候他的声音裂开了，很像声带同时发出高低音来。在他情绪愈激动时，由高音到低音的变换就愈频繁，那时高音就会有些不灵光，低音倒不会。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旧棉袍，两边经过整季的尘土，已经有些破旧了，他的外表不吸引人，与不凡的身材无法联在一块儿。由于近视，他脸上挂着一副银边眼镜，给人认真的感觉，高高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，更加深了这份印象。他前额微秃，稀疏的灰发长长地披在脑后，不分边，使他的高额头更加醒目。这是最实用的发型，根本不用梳；也可以说，他习惯于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指拨发，等于每天都梳了千百回。他四方脸，稍微胖了些，有一种安详认真的表情，笑口常开，颧骨高，眼睛深陷，鼻子平广，嘴巴的形状很讨人喜欢，中间突出，两边向下弓，像鲤鱼唇似的，下巴宽广低垂。脸上的肌肉所形成的线条和沟纹，显得又亲切又和善。面额的皮色既平滑又白皙，在他这种年纪极为少见。由于他本来天生胡子就不多，于是听任薄薄的短须长出，自成一格，也不经常修剪，以至于短须两边便像括弧般围绕中央部分。当他笑时双唇往后缩，露出粉红色的上牙床和一排整齐的牙齿，由于抽烟过多而泛黄了。然而在他脸上总有法国人所谓“意气相投”的和善感觉，加上高高的额头和粗粗的灰发，他的脸更给人一种属于自我的精神美。有时候，当他谈到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物，灵活的嘴唇便形成一个圆圆的隧道。他的穿着唯一受到西方影响的，就是那双特别宽大的皮鞋，这是他在当地订做的，他坚持脚趾必须要有充足的空间。“是脚来决定鞋子的形式，而

风

鹤
唳

非鞋子决定脚的大小。”他说。他从来不懂把鞋带绑紧，所以常常停在马路中央紧鞋带，也学会不紧鞋带慢步慢步地走。有一段时间，博雅还曾看过他一只鞋根本没紧鞋带在四处逛，就只为了鞋带断了而他从未想起要买，最后博雅便买了一双新的当礼物送他。

老佣人端盆热水进来，放在靠近唱机一角的脸盆架上。当老彭神采奕奕大声地洗的时候，佣人忙着摆上饭菜。

“你办好了？”博雅问道。

“嗯，给我两千块钱。”他的朋友回答说，拧着毛巾，他似乎不想多说。

“做什么用？”

“她需要弹药，她必须把弹药送到西山去。”

博雅先坐下，老彭也到了桌边，他的脸色清新愉快，一心急着想吃东西。

“她说东北大学有很多年轻学生和老教师准备加入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枪。”

佣人来倒酒，博雅看了看老彭，又看了看佣人。

“没关系。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忠实的仆人了。”老彭说完又接着说，“我憎恨这种杀戮。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到乡间看看，看看什么事发生了，恐怖屠杀造成的无家可归景象，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同胞必须要有自卫的能力，我对人们唯一只感兴趣的是——他们的遭遇。这不是两军作战，这是强盗行径。毫无防御力的摧毁，一个个村庄完全被烧毁。”

他们举杯。默默喝了一阵。

“你有什么样感觉？”老彭追溯着，继续他的话题，“如果你看到路边残缺不全的少年尸骨，枯槁的农妇尸身，有的面孔朝上，有的面孔朝下，他们犯了什么错而遇害呢？而且孩童、女人、老人、年轻人，全村无家可归，在路上流亡，不知何处是归处！你自己



说,这些可怜、和平的受难者何辜呢?你答不出。你干脆不去想它,这就是我为什么回来,好多事情要为他们去做。”

“你打算做什么呢?”

“一点点。我担心只能做到一些,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帮助少数几个人。问题太大,一个人绝对解决不了。好几百万的难民前往内地又要住哪呢?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几个人,帮助他们活下去,为人类犯下的罪恶来行善事。我要把我所有的钱统统带到后方,同时看看我能做些什么。我提醒你,这些都是人——兄弟、姊妹、丈夫、妻子、祖母——都想活下去,这是我的职责。我不像你,毫无牵挂,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,停留在任何需我停留之处。”

博雅受到震撼,他从来不会以如此人道与个人的观点来看战争。他分析地注意战况进展,他研究地图,估计战斗中的兵力,分析蒋介石的声明,并预测可能的发展,从而订出自己在这场全盘战争的战略计划。没有一项细节,没有一次战役或军队的部署,曾逃出他的关心。他得到一个结论,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战术上的失策,绝对支持不了多久。在他的战争大着眼点中,甚至还渗入不可估量的军力——民众士气的力量和敌军在北平等地的行为。这些使他获致了一项乐观的结论,那就是按照他的战略观,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。他颇感欣慰的是,过去和蒋介石委员长作对的广西李将军和白将军,不但组成联合战线,并将他们的广西部队全部投入了抗战行列,尤其被误认为汉奸,在二十九军撤退后接掌北平的张自忠将军,乔装成吊丧子骑脚踏车逃到了天津的消息,更令他又惊又喜。这给予对自己的战略观更具信心和勇气,也唯有如此的全民一心,才能支持战略获胜的观点。这是哲学化、纯战略性对战争的观点,但是事实上,他的长期战争战略涉及城市的烧杀,无数人的无家可归,他可从来没有想到像老彭一样,用纯人道观点来看战争。他的心智,有着神秘的倾向,只看见群体而未见个人,在两个国家意志冲突中,他视百万人民的南迁为

全国性的戏剧，他从未看做是人类的戏，演员都是“兄弟、姊妹、丈夫、妻子和祖母们”。

当博雅听到老彭说出这些字眼，这场战争立刻地成为个人化、活生生了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冷静地分析了。他突然间看到，这些不断迁移、奋斗、生活、欢笑、希望和垂死，迎接艰苦牺牲的无数难民，每个人都要扮演一出热烈的人类生活剧，有着战时爱人、亲友间离别和团聚的奇妙欢乐与失望。似乎他所有的推理、图表、地图、战略都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爱国主义，由知识分子所产生的，像帘幕般，使他避开任何种类的个人行动。他知性因迷惑看不到的地方，老彭却用心灵感受到了，此刻正以简单、亲切、令人难以抗拒的方式传达给他。他想要分析这场人类戏剧和冒险。他本能地喜欢上这项行动的未来希望，这些能满足他高大身子的内在需要。他的眼睛闪耀光芒。

“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？怎么做？到哪里做？”

“我要到内地去，那儿问题最严重。那里是最能行善的地方，可以救最多的人。”

“战线上？”

“嗯，战线上。”

“而你没有任何计划，没有组织。”

“没有，我不相信组织。对我而言没有委员会，由一个人做着计划，却叫其他人去完成。除非和人民生活在一起，一个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哪儿最需帮助，要怎样帮呢？我不要人命令。”

“这样做对国家又有多大利益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是多一个小孩儿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。”

“个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对真理作归纳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，但是——一件真理在给予真诚声明的时刻，并将付诸行动，发言者的面孔和声音就会有着无

比的力量和真实感。

“你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一拿到钱就走。银行业务瓦解了，我只能将钱汇到上海。”

吃过晚饭博雅点上烟斗，静坐沉思。老彭站在房子中间抽烟，靠近灯光看报。除了报导日军胜利的“都美报导”外，没啥新闻可看。他把报纸放在桌上，在房间内踱来踱去，然后再点上根烟，坐到一张藤椅上，透过他的大眼镜，用眼睛注视博雅。

“你知道这位袁老太太是个奇女子。她是个老女子，五六十岁，她告诉我的，完全目不识丁。她躲在这个城内，我佩服她的勇气。当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并没向我求助。她只是需要，没有人能够拒绝她。”

“你答应给多少？”

“我答应筹两千块给她——我心里也把你计算在内。”

“那不成问题……她打算到哪去买弹药？”

“就在城里。弹药一大堆，二十九军抛弃的，被傀儡警察收去了。如果你找对门路付钱，你就能得到。她打算亲自运往山上自己部队去。”

“她长得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很壮，像我们知道的女土匪？”

“你完全错了。她看来就像一位甜蜜、可敬的祖母，走起路来步伐稳健。”

“真了不起！”

“她是满洲人，自一九三二年起就从事这项工作。东北人已尝过日本人统治，知道在他们底下是什么滋味。我告诉她我在郇县所看到的情形，奸杀掳掠。她说这些事在东北已是老故事了，对中国而言还只是刚开始呢。她太了解日军了，她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：‘该死的日本人比我们的强盗更坏！假若没有打仗，我们或许听信传闻，一直怕他们。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屠杀、掠夺、威吓老弱妇孺，没有半点君子风度，你就不再怕他们了，你只会瞧不起

他们。上天赐给我们这场战争，让我们的人民和军人并肩作战，看谁才是最优秀的人种。”她说，“当一个民族看不起某个征服者时，对方不可能征服他们。”

“这完全符合我的理论，”博雅道，回复到他哲学化的心境，猛抽他的烟斗。“这十分明显，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正确战略，我们会赢。这是我们的唯一致胜之道。”

“再谈你的战略吧。”老彭道。

“我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的特殊性，”年轻的博雅说道，“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战争，战场上两军势均力敌的战争，这将是一场全民加入的战争。日本人将拿下上海，随后攻下南京，再封锁海岸线，这事像白天般清楚。然后我们看会有什么事发生。假设中国人精神崩溃，中国便完了，但是如果没有，这场战争就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。整个的海岸要放弃，所有沿岸城市被敌人攻占，千百万市民不是接受奴役，就是逃到内地去。战争的担子就落到一般百姓身上，而一般人民也必须能够挑得起，必须忍受可怕的艰辛和匮乏。但是为了有勇气来承担这些苦难，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恨日本人才行。因此，日本兵就得继续像现在，维持兽性和暴行。城市必须烧毁，老家必须放弃，农人必须离开他的农场和牲口。没有一个人情愿如此做过。你曾读过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俄人并非有计划故意烧莫斯科。除非敌人格外残忍，你不能教老百姓逃离家园。每场战争都免不了杀戮和残暴，光这些还不够，人民必须被视为奴隶；任何人不管附敌或抗敌都不安全，无论是农夫或商人的女儿、母亲和姊妹，谁也不安全。不过尽管就这样也无法迫使人民放弃家园、焚毁城市，每个被迫逃亡的人都必须有段非常羞辱、非常不人道的经验，在进一步受辱和流亡作难民之间，别无其他选择。就连这些还不够，人民必须见到极端可厌、触犯他们的固有伦常关系和道德良心观念之事才行。”博雅继续用冷静的态度分析着，“我的意思是，妻子在丈夫面前遭人强暴，女儿在